

集部輯佚文獻彙編

翟金明

主編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37

集部輯佚文獻彙編

37

翁中 題

許廣生 題

(三國蜀)諸葛亮撰

(清)張鵬翮輯

忠武志八卷

(卷七—八)

清康熙冰雪堂刻本

第三十七冊目錄

別集(三十七)

三國(十九)

忠武志八卷(卷七—八) (三國蜀)諸葛亮撰 (清)張鵬翮輯

卷七 三

卷八 一五

忠武志十卷(卷一—五) (三國蜀)諸葛亮撰 (清)張鵬翮輯

序 二〇三

目錄 二一

卷一 二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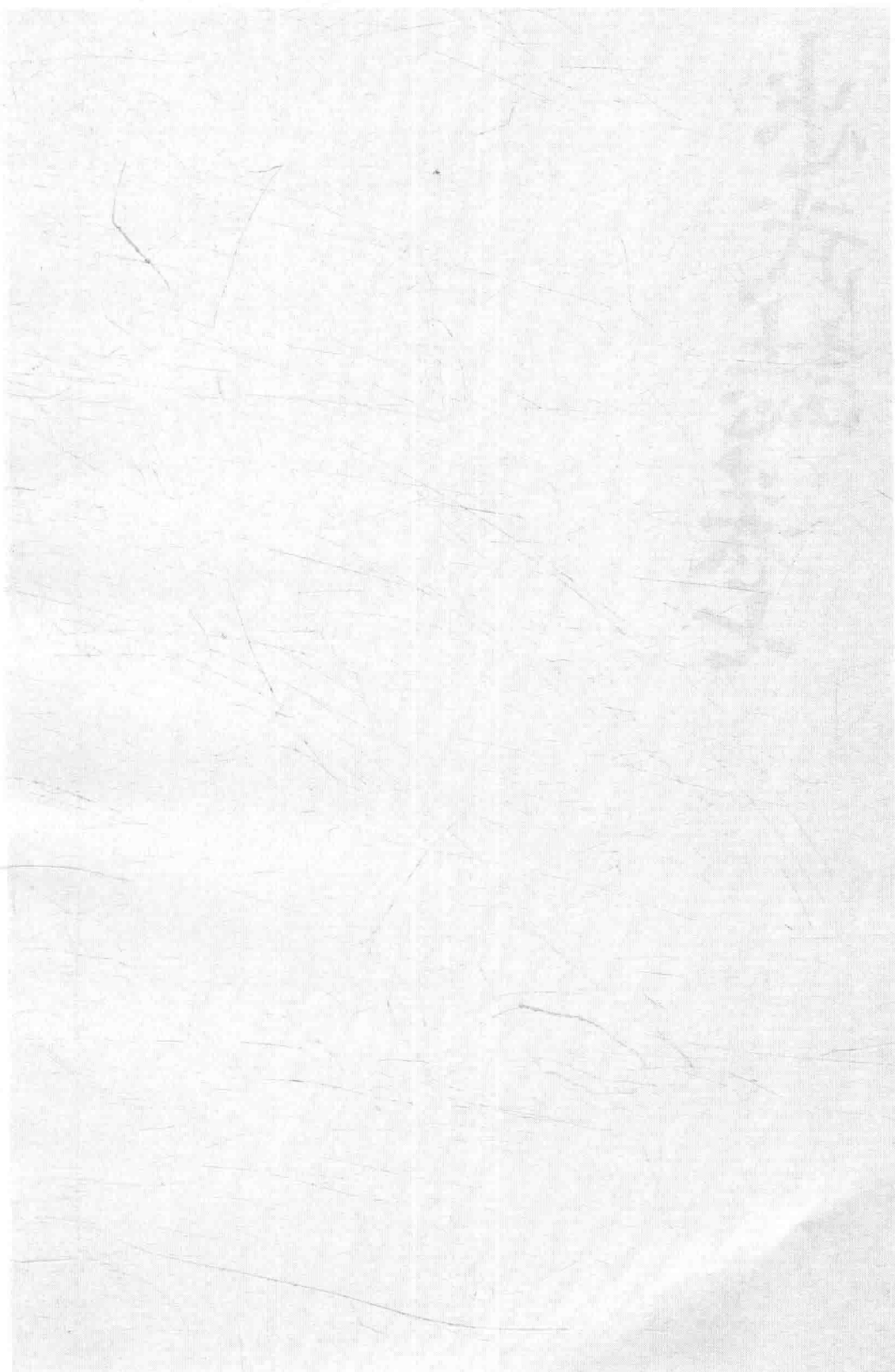
卷二 三一七

卷三 三六九

卷四 四二七

卷五 五三三

忠武誌卷七



忠武誌卷七

遂寧張鵬翮輯

劉廷璣

全校

張懋齡

評

習鑿齒論曰。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。沒齒而無
怨言。聖人以爲難。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。李嚴致
死。豈徒無怨言而已哉。夫水至平。而邪者取法。鑑
至明。而醜者亡怒。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。
以其無私也。水鑑無私。猶以免謗。況大人君子懷

樂生之心。流矜恕之德。法行於不可不用。刑加乎自犯之罪。爵之而非私。誅之而不怒。天下有不服者乎。諸葛武侯于是可謂能用刑矣。自秦漢以來。未之有也。

朱黼曰。時亮重兵遠出。糧餉不繼。懿以銳師大衆。乘氣而扞禦之。猶狼狽如許。况亮五丈原之出。恩信行於中原。威略震乎遠邇。屯田積聚。軍旅雜於居民。而莫之間。使不死數月。懿其能與戰而遂取勝乎。故懿非亮之敵也。

程子曰。賢臣於君。則輔君以所不能。伊尹之於太甲。周公之於成王。孔明之於劉禪。是也。臣不及君。則贊助之而已。又曰。諸葛亮近王佐之才。或問亮果王佐才。何爲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爲於天下。曰。孔明固言。明年欲取魏。幾年定天下。其不及而死。則命也。某嘗謂孫覺曰。諸葛武侯。有儒者氣象。孫覺曰。不然。聖賢行一不義。殺一不辜。雖得天下。不爲。武侯區區保完一國。不知殺了多少人邪。某謂之曰。行一不義。殺一不辜。以利一已。則不可。若以

天下之力。誅天下之賊。殺戮雖多。亦何害。陳恒弑君。孔子請討。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。不殺一人耶。蓋誅天下之賊。則有所不得顧爾。曰。三國之興孰爲正。曰。蜀志在興復漢室。則正也。又曰。諸葛孔明有王佐之心。

程子曰。人臣身居太位。功蓋天下。而民懷之。則危疑之地也。必也誠積於中。動不違理。威福不自己出。人惟知君而已。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。勢重而無專權之過。斯可謂明哲君子矣。周公孔明其

人也。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。威震人主。而上不疑也。亦其次與。

朱子曰。孟子沒。而義利之說。不明于天下。董相仲舒。諸葛武侯亮。兩程先生。屢發明之。而世之學者。莫之能信。是以其所以自爲者。無不溺於人欲之私。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。則亦曰功利而已爾。又曰。看史策。自有該載不盡處。如後人多說武侯不過子午谷路。那時節。必有重兵守這處。不可過。今只見子午谷易過。而武侯自不過。史只載魏延之

計。以爲夏侯惇是曹操之壻。怯而無謀。守長安。甚不足畏。這般所在。只是該載不盡。亮以爲此詭計。不如安從坦道。又揚聲由斜谷。又使人據箕谷。此可見未易過。又曰。孔明擇婦。正得醜女。奉身調度。人所不堪。其正大之氣。經綸之蘊。固已得於天資。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。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。則寡欲養心之助。爲多焉。

朱子曰。論三代而下。以義爲之。只有箇諸葛孔明。若魏鄭公。全只是利。

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。曰武侯氣象較大。恐宣公不及。武侯當面便說得。如說孫權一段。雖辨士不及其細密處。不知比宣公如何。只是武侯也密。如橋梁道路。井竈園溷。無不修繕。市無醉人。更是密。只是武侯密得太嚴。其氣象剛大嚴毅。

蘇子瞻曰。此公在後漢之末。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。而開物成務之資。綜練名實之意。自見于言語。至出師二疏。簡而且盡。直而不肆。大哉言乎。與伊訓說命相表裏。非秦漢以來。以事君爲說者所能

忠正錄卷七
四
至也。

豫章羅氏曰。西漢人才。可與適道。東漢人才。可與立。三國人才。可與權。杜欽谷永。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。故附王氏。陳蕃竇武。可與立而不可與權。故困於宦官。至於諸葛孔明。然後可與權。夫人才至可與權。而不可以有加。張良近太公之才略。諸葛亮近伊尹之出處。然良佐高祖。論其時則宜。語其德則合。亮處三國。則才大任小。惜哉。

西山真氏曰。古今事業。未嘗無所本。諸葛武侯。平

生所立事業奇偉。然求其所以。則開誠布公。集思廣益而已。若此四者。乃武侯事業之本。而誠之與公。又其本也。

宋張栻曰。予既作侯傳。以示新安朱元晦。元晦以予不當不載。以管樂自許事。謂侯爲後主。寫申韓管子六韜之書。及勸昭烈取荊益。以成伯業。可見其所學。未免乎駁雜。其說亦美矣。而予意有未盡者。侯之所不足者。學也。予固謂使侯得游於洙泗之門。講學以終之。則所至又非予所知。不無深意。

矣。然侯胸中所存。誠非三代以下人物可睥睨。豈
管樂之流哉。時有萬變。而事有大綱。大綱正。則其
變可得而理。方曹氏篡竊之際。孰爲天下之大綱
乎。其惟誅賊以復漢室而已。侯既以身從帝室之
英胄。不顧彊弱之勢。允執此綱。終始不渝。管樂其
能識之乎。使侯當齊桓之時。必能率天下明尊王
之義。協相王室。期復西周。其肯務自富其國而忘
天下之大訓乎。使侯當燕昭之時。必能正名定國。
撫其民人。爲天吏而討有罪。以一天下之心。其肯

趨一時之近效。志在土地珍寶。而自以爲功莫大乎。是其心度與侯絕相遼邈。故不欲書以惑觀聽。拔本塞源之意也。予讀出師表。見侯所以告後主。一本於正。其所以望其君者。殊非刻覈陰謀之說。故於手寫申韓管書之事。亦疑之。疑則可闕也。侯在草廬。一見昭烈。遂定取荊益之計。蓋侯之心。欲昭烈以興復漢室爲已任。則天下諸侯內懷他圖者。吾固得以正名而討之矣。時昭烈未有駐足之地也。歷觀諸國。劉氏不能守荊益。是誠天所資也。